退溪先生集 十

書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答許太輝 曄

蒙示清牧刋了延平書何其敏於事耶吾輩可相賀也序跋曾囑於滉滉不敢擔當其事屢辭之必以是更囑於左右也此事雖不可易亦不可皆讓不爲使此書終無叙跋以行世也如已草定乞無惜寄示以破聾瞽尤幸尤幸滉亦終辭未安近方起豪如畫天地絕不近似欲上呈求教病倦未暇淨寫故未果爲恨所聞鄉貫者

亦欲用諸此文中也蓋此書本公與希正彥久傳看而滉因得見之及囑剛而入梓亦自希正所爲凡序跋必言其書來歷及刋行之故故欲知之耳文章公器當取其可著傳之公勿以僕有拙稾而遂隱其文况古書序跋累至三五而皆傳耶

答許太輝

景善之來奉承六月十二日惠書具悉示意感慰交駢拙者之病與老相謀長畱一身固所宜也在令公宜若不然而疝痁患等證連累歲月尚

未快去何耶然亦在善調攝耳用是祈幸祈幸
鄙人於尊先年分之僭果有之然從前令公於
滉有過當之禮意謂令意爲是故耳猶尚有不
敢當之意今得示又如此雖使令公早知此更
復有何等禮耶鄙書爲景善煎迫聊戲應副不
意轉浼齋玩可愧人心爲已發道心爲未發之
非所論甚善大抵整庵於大原處見未透而寡
悔尊信整庵大過故寡悔之論亦有此誤處可
惜向者南彥紀問以此說答之頗詳密令須推
見則可悉鄙意今不縷縷然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程子嘗有是言而旋自道其非是朱子
亦初取前說而後悟其非今來喻引此說以證
寡悔之失則亦爲未當幷惟參照

答許太輝 丙寅

伏承令問諭以進退之誼指示迷塗可謂至切
感荷感荷但自古人處此時固當如此混虛名
欺世以致上誤罪未加而 恩太濫又出於力
辭之餘混若隱然冒恥而進受管子所憂四維
不張之患由混而作故不敢以私計處之況勞
病之人不可近耿光古有其說而心疾又兼尤

以是惶惑至此極難處之地庶冀以俟無以

諭之盛意免罪免罪

答許太輝

示諭謙問之意甚盛謂自救不暇何敢妄對但有少鄙悃風傳函丈所論經義或多可疑恐不可不致意思改庶不誤後學也凡看文義與講究道理必先虛心退步勿以私見爲主不論古人今人惟從其是處乃得其眞實恰好處苟或反是深恐自誤誤人必多願切留意非細故也

答許太輝 戊辰

示及蓮坊書謹悉其所謂輕論先輩之病甚善
此必有爲而發如滉者恐或有未免此病之時
爲之懍惕當思改轍但朱先生雖有此戒及其
論辨道學差誤處纖毫不放過不以前輩而有
所掩覆此必有意在耳如何如何

答柳彥遇仲郢○丙寅

晦菴書有關於學者固切今聞令圖鋟行豈非
盛擧只緣經滉妄有節約用爲私便看讀則猶
可至以刊布於世恐得罪於識者之論心常慄
慄且凡讐校註釋殊未斷手而徑印於星已爲

跡卒再印於海仍識前跡方略加讐正補添而
又已有入梓之舉雖一用校本猶未盡善況校
本未到前所刊者乎來諭紙頭所添末注入欲
別錄印附于逐篇之末此即大全書元本各篇
考異之例似無不可但前刻者如此後刻者不
如此一書而異前後爲未穩爾今見賢胤書欲
仍於紙頭追刊云此說似當近年梁山郡新刊
朱子年譜其正誤註解等語皆刊在上頭實爲
無妨但賢胤又云板上頭若有餘地者如此可
也板若無餘則無由可刊此則恐不然也梁譜

刊後校出其闕誤處令裴三益往監校正之則一一挾去誤處而別用木片刊入補改無所不可云板頭雖無木地寧不可補入木片而刊得耶又補註添文處如答陸子壽書中儀禮朔日條等處亦如賢胤所云刮舊補新細書改刊恐亦無所不可若兩策俱有礙難從則只得依考異處之何如目錄依令示爲之甚好甚好但病昏如此無絲毫餘力可及此等恐未必辨得姑未敢諸愧恨早晩若遂成追刊亦可耳

答柳彥遇 戊辰

承令問具審起處清裕欣寫無比覘推遷至今如飲醋三斗近有脫身之由猶多疑慮耳送示董子習未知是出於何代何人何自而傳入公手其書皆言孝悌行檢敦厚彛倫之事殊有益於童習繡梓廣布豈不幸補世敎但亦須尋其所從來知其爲某所爲而後爲之蓋傳其書而不知其人或其人不足爲法則不無後悔故也

答柳彥遇 己巳

內翰還承令問無任荷慰覘處此極難不得不出於歸計他不暇論耳董子習本書示及得見

其所從來深幸其書旣如此其人又如此雖一不若一統志刋之何疑徐君諺翻意亦好矣但翻作俗語未必皆中又未必能不失前賢本意恐不如只刋本書之爲得也跋語匆匆恐難及成則囑他爲之可也

答李大成文㮨

竊觀來書近數百言而大要不過有二一則欲得名以慰親心而求浼之扣助一則責浼以正士習排異敎如古人之義有以知足下於身則不免爲親之屈於友則欲盡責善之道可謂盛

心矣然而於此始知足下之於滉實有不相
者多矣何耶今夫勢利之門爭趨競進或以相
傾或以相軋而不敢怨怒譏謗禍敗者以其人
得時據要人不駭其所爲故也足下視滉其於
時世何如也其初起滉於病棄之中只是當路
一二名卿哀其窮滯而試湔祓之耳及其扶病
西來望實落落人罔有指點之者不意復有此
超擢之　命又講席求暇暖而已以病罷其任
矣然猶竊祿冒名偃臥遊旅其視得時據要之
人其氣勢風焰何如也如是乃欲爲足下羣趨並

進於執權之門以相壓相軋則其取譏謗固不可慮而怨怒禍敗保無駭機之發乎此似不相悉者一事也古之君子雖貴於得時行道然幸有不得於己而能行於時者其或學未實得而猶能奮於世者必其材分之可恃况自少多病爲學鹵莽旣得科第其行已處身最出凡庸之下人亦以是視之矣及年齒衰暮幸因病閒始取古人之書而細讀之潛心玩索有以眞知秉彛之天不假外求欣然會心之味其樂無窮實有以是終焉之願但以病深精耗躬行之功不

能篤尊故略無有得於心而見於行也恒自愧
嘆何圖復出此行於世應事接物之際自覺與
靜中之見掣肘矛盾其無得於己可知矣人之
視之其有異於昔時李某乎以前日凡庸之李
某言今日未躬行之古道人豈信之哉於吾豈
不可愧之甚乎吾聞之不誠不能動天夫實得
於己始可謂之誠以未可謂之誠而指陳得失
其有能動天乎雖然居官者當言而不言其罪
大矣吾之有得與無得有時而不敢計矣但彼
時則所謂不當言之時也何者當時　朝廷所

爭非爭佛法之行不行乃就度僧中節目之尤
害於　國政者爭之耳若其佛法之行固不能
爭於前日今不可出而復爭矣是時任成均之
職者欲從　朝廷而只爭度僧一事節則是反
嫌於助佛教之行欲抗論佛教之非而欲去之
則是非可乘之機是以非徒滉不敢爲學生亦
不敢爭也未知足下之意以爲何如韓愈之論
佛骨千古一快然以僕今日之所學與材分又
失其可言之機而欲效之則不可也此又不相
急者二事也至於正士習一事一日坐皐比則

一日有其責其敢忽乎只以無得於己故無[illegible]於人又不久而將去之武陵松岡其仕館也既窄而至亦不甚以訓迪爲務斯亦滉也主教胄而無狀故二公難於致力而然也既不得言又不能效職此滉所以一日不安於職惶愧跼蹐之至幸天脫覊負稍爲得所矣春來若得蒙退得尋古栖病攝之暇少復温理舊書則幸之幸也滉復有一說古人悅親不必以官爵尹和靖母所謂吾知汝以善養不願汝以祿養此之謂也故能無求於世甘與草木同腐侯霸之妻猶

不恨其子之蓬頭歷齒何況區區一命之需乎滉恐足下不能釋然於此故未免上貽大相之念也幸勿掛懷以待天命判相雖牽勢未圖實未忘足下之事豈無諧日歸人夕來告辭夜燈草率殊未攄抱

重答李大成

拜領立春後二日書謹悉辱答前後書狂妄迂闊之語非徒不以爲罪而反自謂因有所感悟云其文義風節皆有可尙以如此材器而不早知自重之道及其晩困又不爲反求古人以益

修補顧乃欲與衆人同其波不得則又不免鬱鬱而發傳時悼俗之言是其前後所爲豈不自相反耶此退所以爲左右惜之者也然已不能脫俗而如是云云眞可謂同俗而譏裸裎也況欲辭退者千非他萬非他不耐故也多病故也今不責以速退而勸之留尤非所望於知己也自餘情緒縷縷非一不敢每披也未間萬加珍愛

答李大成 壬子

僕隨分汨沒已作塵埃人面目徒有失已之嘆

毋抢增病之憂奈何到今深悔作過冬之計令
開家鄉頗稔野興轉濃而名韁掣人使不得與
君對菊英而倒稻香宜乎誇張於我也然來書
既自云已作淸眞一老而猶有雲泥之嘆是恐
未免疇曩心跡之尚餘也

再與李大成 甲寅

昨日 經筵又有 啓云李某 命召甚美事
人皆欽仰但恐難於乘馬欲依 中朝乘轎之
例云云時未有 發落事佔榮昨昏自入直所
遆報未知是何員所 啓亦未知厥後 依允

與否惟 朝廷所以推重之意如此不勝欣慶之至然人之所見不同縉紳中亦或以爲遠道召致非所以優老之意者或以爲暫來則好或以爲不來無妨難可指一然而細審物情雖堅守素志亦必不以爲傲世而然也惟當量氣力審時勢而處之何如夜聞伯榮之報公輔行忙未及修狀于令前而草此奉告幸以轉達爲望

與李大成暨諸昆季 乙卯

滉昨來溫溪行祠祭今宿孤山齋舍明日入于清涼山要就寂寞爲養病計不謂諸幼少輩多

欲追入勢難禁絕反致撓鬧貽山僧之憂奈何朱書寫至幾何前因大成臨語知僉意頗誚滉惑於語錄等無味之書要抄要謄致煩僉左右爲病云云滉殊爲悚汗悚汗滉向謂以僉資近道惟未曾看此書故不屑於此若今因此事看此書久久駸駸必皆不知不覺而得此嗜矣今歷數月而大成左右則全不顧而要討杜詩看公幹左右則已生厭而要付大用左右爲曹司之厄無乃與滉前日之所圖異乎陳簡齋詩云莫嫌啖蔗佳境遠橄欖甜苦亦相并此本言淡

世之味而為學亦猶是也初間須是耐煩忍苦
咀嚼玩味不以不可口而厭棄之至於積功之
多漸覺苦中生甜歲月既深則蔗境之佳當自
漸入浣固不知蔗境惟甜多而苦少故力病而
未忘也今不待甜至而欲議撤欖之苦且訾浣
者甜之感殆非所望於僉侍輔仁之意也

答李大成諸昆季

尊人遣書淚張來問尤深踧踖逾旬之除豈非
莫者所堪今朝得京信乃知前此又有大大不
近之事 旨下本道云不知此是浣何等運厄

大不一本乙

致此等狼狽事耶欲逃不可憂迫奈何然此事雖甚駭悖自義分言之本無甚難處只得固辭以得免爲期而已但京中親舊皆以爲不可不來謝 恩以今之物情世道遭此變故其間處之得宜使不甚駭世而大不得罪於義分極難其曲折奈何駭世亦所不患但以溷愚下之分亦安得都不計耶碌碌如此得名如彼眞可笑愧耳心事方擾行期何卜仲擧累書今略報幸有便傳寄爲幸

答子大成 戊午

入京後連有歸便累附信札想已領悉惟不得
惠音爲嫌數日前豐基貢吏齊到九月廿四
日書幷古詩一篇乃大得所望非但痛叙別懷
所以策勵駑懦者甚切至讀味累日令人增氣
感幸感幸僕處事不周自納身於不可如何之
地瑣力當重負筋骸不支顚踣後已他尚何言
哉才旣不能有爲於世區區素志又不能守而
淪汩至此其於故人責望厚意何以當之杜陵
所謂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者與吾今日之
事事異而辭同益可嘆愧欲效顰酬意勞德心

熱怯用精力只以途中兩律代呈亦可粗見其懷抱也賀淵豹直多日昨始相見詳聞到彼款集等事亦爲之悵然遐想也冬間若解此職投散地明春或可斂裳而歸未知能如料否寧寒加愛不宣

與李大成

滉卜得陶山下栖息之地最是晩幸而未及生屋遽有此行一何造物者之多戲劇耶其地雖已占斷自度事力了然未敢出意營構邇僧香力擔當其事是則一奇遇也滉來時可勾

借云先燒瓦後結屋前月中得寯兒書逢十
先結屋開春不違始役屋舍圖子須成下送則
於冬月無事時稍稍鳩伐材料云云淣思之遂
計似倒著然尭以萬乘之尊尚茅茨不翦而可
況山人隱約盤旋之所寧辞姑草蓋以待瓦乎
又逢之續以燒瓦雖未可必要以眼前突兀見
此屋爲喜故欲聽其所爲已成圖子送于寯令
招逢示而說之不意寯以其外家葬事下去宜
春不見其圖也寯還當在歲除春初之間雖來
見圖子冬時已過了且其圖未免疎脫不可用

令改寫一圖下送但直付蓮僧必未曉破念惟梧翁與月川趙士敬在陶山相望之處他日屋成杖屨來往必先必多於溫溪烏川諸君甚若授蓮僧以結構規畫宜無外視之意故敢以呈渾須速招蓮詳細說諭使其心歷歷知得而爲之如有盛意未穩處亦望招士敬與之消詳示及爲佳其所以堂必南向正方位便行禮也齋必西偏對園圃尚幽致也其餘房室廚藏門庭窓戶皆有意思恐此制不可易也南邊三間梁與楣長皆八尺北邊四間楣與南同而梁長十

又以其後有假簷設也其中東西二間梁入尺楣七尺如此則其庭甚小如斗然此二間須短低椽短簷使猶可以納明則庭小何妨況堂齋之用皆不向內庭但令可取明於廚竈等足矣如何如何精舍之名姑就山名取弘景隴上多白雲之語稱之未必爲定號也壽樂堂擬其欲如此云耳非今欲併成之古人未成屋而先立名號固有之故戲效之耳滉明春歸計懸懸時未定早晚若吾未歸前就役須煩往與寯相度議處庶無後悔又幸之大也

答李大成壬戌

雨則正當其時但此間禾穀似難於豐穰是可慮耳明日之會今刻士敬亦遣書來報此年此日果不可虛度會意甚佳會處禁斷之避不可改也汾川雖好水中多石夜舟有礙莫如風月潭之俱全故已報士敬當會於彼矣但所慮雨勢如此或未快霽則反不如汾川有亭榭可庇避也故亦以是意兼通于士敬大抵鼇尊眞率之會臨時遷徙有何難乎夕食過後著鞭過門幷轡爲計照遲

與李大成

近日何如滉今日出來梅花落盡衆綠爭敷亦自有趣但道主初九間當來云似有相訪之意又不免一番紛擾殆非天放閒逸者之所能堪也可笑

答李大成

承東慰寂前日雖受公給看竹聽琴所得亦殊不惡近日獨栖觀雨觀漲奇變千狀足娛病眼但壇[illegible]塔新砌不牢並爲山泉暴齧頹壞狼籍西湖淇澳兩君幸免而江城僅移安於傷損之餘

淨友則雖存一二無術可保誠恐伯仁由我而
死良自惋懊山泉一番肆壞之後洗新清澈錚
鳴金玉儘可一來共聽因聞溪齋靈漏有妨書
籍明間當入理曬未的復出在何月也餘後面
笑難以書傳

與李大成

錦翁喪畢萬事已矣未遂一奠雞黍承示復爲
之哽愴去夜無故夢悲心獨怪之今乃知聞此
之兆也前來葡萄兩幅奉還照領

答李大成

病適微臣遇節益愴昨送花栽亦知非時適因僮奴踏損其枯莖慮或損及其根故搖根看審而更栽恩公素索剔取其半而呈之耳陶山懸念日日只緣無興又漁梁未罷令僧罷漁則來報報尚未至遂迫寒凜似難往極迫以嘗行一事某日當出出當報知墨卿勸令就前可與切偲不具

答李大成

昨日偶乘肩輿出江舍梅或蓓或開杜鵑亂發山杏亦知之虛堂對雨終日悵望而返光陰不

語一本作誤

肯略從容而賞心樂事一何未諧之甚耶

答李大成

簡訊迫事荷意良厚拜疏以來日望　恩許昨
昨忽奉　下旨非但不俞語加獎責極於重大
賫出　御批云不覺心魂飛越求一死無路奈何
奈何然除二相後辭狀時未入　啓云此狀奉
啓前固無徑　許之理未知狀　啓後如何耳
年來困蹶此際尤甚終必得罪而後已矣閔右
相十八日無病暴薨非獨爲私家痛曾於濕有
論捄之力今無復有此人尤增慟惜

與李大成

看大成意似欲變揖爲拜此尤非相悉之意[illegible]
君於我以友相處已久豈以爵秩崇卑有變[illegible]
朝夕游從之間哉況所謂爵秩者如片雲在太
空隨風過去初非我有君以爲我所有耶竊爲
君不取

答李大成

示索四季擇品移栽送上不學爲軒斳惜一竿
琅玕與人也但恐新抽嫩苛或致枯損須令勤
勤注水勿使見日爲佳索詩適未記全篇當思

得則寫呈

答李大成

昨見梅詩雖未見間有踈處然能逞氣放言往復恢恢無老人懶澁之病可喜今示添入一句末端隱義因此可見亦喜欲效顰胷中無好意思恐强作無由得徒勞也陶梅近報一二花破蘂不知何日闌過玉雪枝耳

答李大成

阻音承慰 霈恩蕩雪普徧存沒而家兄亦在其中九泉之下未知知與不知悲慟之極無以

勝堪無以勝堪公幹令公得丹陽可喜但聞殘弊特甚不知何術可捄反深憂慮僕日覺昏憊怯寒於未寒之前兀坐送月以是成此阻闊可歎

與李大成

天未悔禍 國運屢厄前 喪甫訖 大恤踵作痛裂五內哀纏三韓偎道病入城尚未謝恩而遭罹孔棘號絕奔迫罔極靡措病覺日增不得已呈病才到即如是甚愧無狀歸計當在山陵畢後而凍寒難歸其前經去則有未安深

免脫一本乞之

爲撓悶不一

答李大成

示喩箭樓面別之約幸甚其所責誨之意亦至勤懇感荷深矣況非不知必欲遂願之爲未安但恐後世君子之論將比我於攘竊人物而不還者豈不愧懣而思及未死之前得免脫乎然君之於我尚不務恕而有此言況他人耶

答李大成

日者抽身孫往玩水尋山秋興滿目野菊明香令人意適忘倦不知蹇驢之蹤踔也凌雲臺請

繽紛異境可愛平日更猶邵甚大寄近諸人則必不能任意脫去歸途猥覩老病何堪藹藹致守情不問主人如有怪者以是告之幸甚葛仙之遊蒔蘇佇思令後雖邊當依示但又聞安東兩官近欲來訪不知定在何日邸報或達作掣肘也若不禁興則或又作孫往亦未可知耳

答李公幹 仲樑○戊申

近連獲書示意勤悉感刻無已信後歲換新祉益崇瞻賀曷喻滉之無似亦霑 王春之澤豈氓庶熙熙但無計去病自探撓悶耳松岡令公

萬里初回不以一字問病情因死生而肯以極難之事欲驅入於狼狽罔措之地是可謂相知相愛之情乎如或見之爲致來不得不怨之意但冗不可知者松岡在前聞此等答言例以爲戲言而不肯聽信徒使人仰屋長歎而已何況今他人敢望其能相信乎邈無面晤之期惟以時珍重

答李公幹

前發長書言正觸不怍之戒方切悚仄僭妄見同乎知之傑若言不顧行輕肆之罪

中一本作足
假一本作暇

也但浼以極陋極病之人知一無所益而虛時
此書可謂成癖也公雖以懶慢自誇靜中披閱
揮寫介然之頃安知夫不覺其失中而墮落於
此癖之中乎既然後將不假責其而自言亦可
免其厄矣日祝日祝奉化義興進士亦祝同落
於此癖則庶無旁觀而指笑也不宣

答李公幹 己未

人還獲承垂報知去臺務作庾隱是亦宦路一
滋味想今竹窓清風高臥盤礴不羨羲皇上人
馳賀馳賀浼病 朝廷已知其澤劇伏謂初辭

可以得解而有　旨如此又聞物議多有異同不勝悶迫之至不得已再上辭狀欲速則恐以太速爲非欲徐則又恐以太慢爲罪持兩端日夕惕厲奈何還　陵一事不知緣何有之承聞以來身不帖席仰深煎燭諒川皆安大用亦來近以病未得數相還往是爲恨耳邈無晤對之期惟珍愛萬萬

答李公幹

書之來因審　寵命洊沓陞若躋榮慰人稱慶況在交好鄉閭之情欣賀曷喩滉薄相多舋

雪上加霜輾轉蹭蹬披瀝頻煩得蒙 恩遞庶
免道路之斃仆 天地鴻私感泣之餘罔知所
以爲心但作闕之 敎恩旨之下又不勝惶駭
失措此身無狀猶未投安於本分奈何奈何此
間旱災方酷人將靡孑而月初旬得雨焦穀多
蘇人始有生生之望然水田全棄者過半其他
列邑赤地無物人盡嗷嗷待死勢必羣盜大起
不知 國家將何以救之思之至此夜不能寐
苦事苦事奈何奈何

與李公幹暨諸兄弟

想各佳勝僕寒疾往復猶甚腰患間作眼隔花
霧無聊可知令公幸來當逐日相從而相望落
落如此悵恨悵恨回鞭當在何日未前欲會晤
可於何處耶大先生平日好於山間水曲班荊
野話此事久廢今欲修之漁梁以上禁斷所在
當避瓜履之嫌梁下有可處乎聲洞口青石磵
頗佳亦與漁梁迫近賀淵上白沙洲當有潔淨
可愛處其可於此否聲洞内一處往時得一小
丘可坐但其丘正在人田中恐禾損有礙耳若
諸皆不可則當就晚對或愛日須僉量示遣可

答李公幹

聞晩對墅裏竹君太盛因衍棵移取兩竿於陶山自今可使食無肉矣只恐主人以不先報知而徑取爲責耳如何如何未期面披臨風悠想

答李公幹

歲暮旅病中忽擎手翰開鬱滌愁荷幸荷幸但實有賦歸之志未遑之冗雖或有不樂如無他故恐不必悻悻然也如滉求退未遂畏寒龜縮事多未安苦待春和只以檀公三十六策中之第一策爲身計耳

答安東府官乙丑

前者兩大喪皆所親經老病昏忘細微曲折全不記憶深用慙罪所疑數條中麻帶布帶家禮五禮儀齊衰皆用布帶則恐當用布也五禮儀只有麻帶之文而不稱布帶者其上註中有內喪則齊衰之語旣云齊衰則布帶在其中故不別言布帶耳疑禮曹未及詳察仍以麻帶行移也

黲網巾　段匼頭　燕居服　出入服　馬裝

複一本作襪

右件事禮官旣不言處之實難然嘗見朱子君臣服議及答黃商伯余正甫等書所言則今之五禮儀所定國恤臣服似依朱子說參酌而定之也其答正甫書有曰燕居許用白絹巾白凉衫白帶云云以此觀之燕居只白衣布木皆不妨帶或絛或布皆用白冠則疑卒哭前布裹笠卒哭後易白黲網巾則雖布裹紗帽中不易但段壓頭不可不易 凡華盛之物皆去故也 笠纓用白布木之類似無妨如何如何鞋履宜用白出入服京官皆著衰服外官恐與京官不異也

馬鬣衣諸具中華盛者權處之或易故件或雖塗
裏恐亦無妨然此皆妄料如此深覺未安須博
謀知禮者處之至當至當出入別制生布直領
似無妨然時　王之制無所據未敢定行　君
喪古云方喪實與親喪同之後世廢之久矣盛
宋猶未復朱子慨嘆而有議其後稍復而　本
朝尤謹然尚多遺制私中難以一從古禮

答金季應 鑾祥○丁卯

臨行不遂面別恨不可勝續奉留寄手翰備審
示意慰且感荷無以爲喻顧以淚心事太乖訖

未修報愧罪何極示督碣銘以平昔契義言之何待懇索而後爲之前旣累書今又遣嗣胤訪氷雪來叩雀羅之門滉雖頑固心非木石豈敢有負於幽明之間哉第以自去秋妄歸之後咎責塞兩儀上自搢紳下及都鄙毁謗籍籍至比於禽獸異端豈有人得罪時賢若此而敢抗顔冒恥爲他人作傳後文字耶以是惶愧金顯卿令公求得其母夫人墓碣不得應副而還之如此者非一今豈可爲公作此文耶況有千萬意外 召命重疊雖因姑徐之 旨而偷度時月

惶怖憂悶爲何如也滉於此際得保喘息亦云幸矣何暇他事茲以未從盛意深負萬萬前來二行狀當附令嗣還上於微情猶有未忍後復日終不可爲然後還之未晩姑未果伏惟尊諒恕貸至祝至祝

答趙大宇 容靜菴之子

送示先大憲先生行狀捧讀感痛無以爲心今人數日如醉謬囑碑文所當盡死力爲之第以滉自少多病不學不曉文章體格方在盛年人未嘗以此等事相期滉亦不敢有意於其業迨

此文下一本有字字

此若命須死之時豈可强其所不能反以此等重事自任乎故人或來求一切不能聽從今若猥作此文則前辭者衆怨朋興後來者無辭可拒極有難處之勢以故反覆思之不得復命不勝愧負萬萬且非但如此伏覩狀中所載事實殊爲疎略誠使有作豈可令盛德懿跡終歸於如是沒沒無傳乎故滉愚意爲公之計欲彰傳先德宜先益廣訪問賢者識其大下者識其小搜求旣勤必多有所得然後裒聚商酌疑者去之信者取之添入狀中庶幾狀文所載實蹟完

備以此更求當世秉筆諸公處瀝誠祈懇必有應副撰成者矣滉所聞一二條錄上須依此旁求數年之間切毋以欲速成而仍前鹵莽也幸甚幸甚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前聖之言豈欺人哉伏惟照諒行狀謹附賢姪回納幷惟視至

別紙

會寧府城底野人速古乃者潛與深處野人通謀來犯甲山府多掠人畜邊將將治之已去戊寅南道兵使密　啓速古乃於甲山近處潛往來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軍捲捕　朝

詳先鋻論于本道遣李之芳同監司兵使捕獲
置法　上御宣政殿賜宴及御衣弓矢三公及
該曹知邊宰相環侍先生時爲副提學請對進
曰此事謬而不正殊非王者禦戎之道且類盜
賊穿窬之謀以堂堂　大朝爲一么麽醜虜敢
行盜賊之謀辱　國損威臣竊恥之　上即命
更議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
機制變不可執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
之言遽改也兵曹判書柳[illegible]年進曰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已備

諸請聽臣言迂儒之言勢難盡從　上猶不聽
諸宰樞皆懷不平而罷
戊寅年臺諫請革昭格署累月　不允弘文館
亦逐日論　啓先生時爲副提學一日率僚員
詣政院告承旨曰不參　允今日不可退參日
暮臺諫皆退玉堂仍留不出終夜論　啓至鷄
鳴得　允乃出
狀中所云靖國功臣之無績濫授而被論者是
指何人須聞見得實又須審問其因此徼成禍
端之言虛實如何　中廟末年從臣昭雪之言

仁廟朝臺館學生請復職疏章啻未及依
允復職時月右等事皆當詳悉考錄

答趙大宇 戊辰

示取行狀草定有年但以輕出恐有後悔故未
敢送呈今欲附來使出而讀之尚有當改處[illegible]
此則雖可追改姑復留之改定後送于京中本
宅俾之傳上爲計但令 召命疊下病未趨
[illegible]恐夏撫似未及期當俟得便卽爲不至[illegible]
也

既修書更思之千里之遠三次俾來又復重

一本而字上有封字足字下有以字

手而歸至爲未安草稾及[illegible]撮事實一紙留

附來使送上未足發揚先德於萬一[illegible]

惶恐且未正書尤愧不敏傳寫後須還此草

至望

答朴子進 漸○壬戌

良於是下會所面戒及後來得書所云無量意[illegible]

理之誠確甚不易得也然而猶未知平日爲學

端的用工處多在何書其用工來所得何義

是何等者着實着力用着脚推行積漸往[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來是可謂尙[illegible]

同志往復以謂勤着惟如此然後庶乎有益於己
此苟爲不然嚮道之意雖切願學之志雖篤而
未曾下手用工讀書泛泛度日悠悠義理未嘗
不審其如何而可精踐履有違不究其所行可
與違往往環顧其中與不學之人初無相逕庭
以是慨然發歎自咎自責於對衆言談之間
友書尺之際竊恐非但無益於此學反以取笑
於流俗非細故也況非有得於學者以是下問
學之意始終不渝而久未聞一句論學之說
可疑故聊誦所聞以奉扣幸有可復回

何如不宣

答朴子進 癸亥

示喻讀論語得靜味甚善甚善但聖門教人之法多在孝悌忠信之類而就言動周旋應接處用力不專在於靜處也且既云少無俱馳之心只安所遇之位是已到大學定靜安地頭否乎先立其大而小不能奪處何故更有出入之患及失言苟且等病耶得非涵養省察未免間斷雖有俱馳與不安所遇之乎不自覺知而云云耶今欲治此病但以來喩所舉致知未

不力者而反之則實體可見而心能作主矣其言果敢之力亦非可强作但知言養氣而見理必從聞義必徙則漸可馴致不知公意以為如何所冀勉厲毋盡不宣

答金敬夫 宇宏○丙寅

往年在泮得見盛策一道信知名下無虛士中間寅緣幸會又辱枉過山室感幸深矣爾後雖無便再奉想味風義未嘗去于心玆承手札理趣詞彩粲然動人不勝珍服第所以稱道假借之者太不近似皆非妄庸人所敢當者豈故欲

獎誘薰沐而使之勉進也耶雖然言貴忠信友當切偲以滉老病鄙隘處身失當方困於羣疑積謗之中乃不思以規戒之藥石而反有云云殊非所望於善導輔仁之地愛人以德之意也惟增忻怍至如所云飛語者此何等不關事而必如是費氣力分疎爲耶凡人敢向人作傲慢語雖曰凶德必有所挾恃然後乃爾若如滉者空疎薄劣最出擧世人人下他無所知而自知則甚明故平生未敢懷抑彼揚己傲世凌人底心況可攘聖語以自抗而敢麾斥他人耶甚龜

人猶不敢況乎曾南冥耶此間旣無此語以左右之高義又豈有造言語以告人之理古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若流言之可疑者固止於智者今此語者無所可疑何待智者而後止耶頃者賢胤之來已聞其語但付之一笑而已想南冥之經由彼中與之款晤其聞此亦必曠然不以爲意也不知公何置念於其間而爲此耶同異之論來書盡之無復改評顧謂與南冥生並世而未與之相接常切慕用之私今其起應　召命又見其合於君子隨時出處之

誼其視滉老躓病廢膠著一隅而將獲罪者奚啻一
何相去之遼耶因來書語及其人不勝歎尙心
忪氣眩言未縷悉惟祈以時珍重

答金敬夫肅夫 宇顒

滉頓首再拜滉年來身事顚躓病多曠廢修問
孝候久媿淹闕玆承辱垂僉書益深評仄之至
仍審僉孝履支勝甚慰慕戀之私滉苟進難退
幾無以自返 蒙 天恩獲遂首丘之願感祝
無地示詢數條皆非愚昧所及具在別紙伏惟
僉照餘冀僉順變俯就

字家等考禮繆誤題奉祀於寫者之右今語其非欲改正而未知因練祭與大祥之日孰爲得宜

題奉祀名朱子家禮其下左旁本謂寫者左旁非有可疑而後賢又有題神主左旁者今人多主後出之說必欲不用朱子說尋常所未喻也今若欲改固當於練祭改之何必更俟大祥而後爲之蓋大祥改題主時新主尚在几筵雖俟其日改題亦與先世改題別一節次均是別一次先事而爲之恐無妨也

小祥別製服古也據家禮雖云陳練服而無別製衣裳之文又據禮記檀弓練衣黃裏註曰正服不可變以練爲中衣承衰而已今若不製服但作練冠去首絰以下又以練布製承衰之中衣庶幾從簡而不失存古

小祥不別製服朱子所以斟酌損益得時宜之禮如所示爲之甚當

朱子云斬衰草鞋齊衰麻鞋宇宏等考禮未悉成服時用藁草鞋今似不可中改但按檀弓練有繩屨之文註云麻繩屨也欲據此小

祥改作麻鞋

小祥改作麻鞋禮有初未合宜者中而覺之據禮而改之豈有不可者乎滉懵於禮學承問之及率爾奉報汰哉之誚無所逃免惶恐惶恐

答金敬夫肅夫

家禮祭饌有醋楪弊家三年之中只象平日用醬代之後日家廟常祭當如何又饌有鹽楪而不言設處丘氏儀節則鹽醋二楪並設於前一行而亦不設醬醬者食之主也於祭不設抑有何義

只一依禮文鹽醋俱設其設處且當從丘氏然凡飲食之類古今有殊不能必其盡同以今所宜言之鹽不必楪設各就其器而用之醬則恐不可不設也所謂象平日用醬代之者得之

禫冠用草玄笠是玄冠極未安五禮儀用白笠俗用草笠不知何据今欲黲布裹笠如何

草玄笠固未安五禮儀白笠之制不知自何時變而爲玄冠也若此等事向也皆不能據禮變俗今不敢硬說

告祭時果一大盤只一器否盞盤是盞臺否

一大盤盤中所設恐不止一器而已盞盤應是盞臺

祝文云潔牲無牲云庶羞今或買肉則從無牲例否如或殺牛則曰一元大武鷄則曰翰音可否家禮祭圖牲無設處如用之不知設於何所

牲不特殺則不可用潔牲等語士大夫廟祭不聞以一元大武爲祝詞假使一時因事殺牛非平日每祭輒殺牛則一用此辭而後不用尤恐不可也

禮云斷杖而無焚衰之文今俗焚衰不知何
據曲禮云祭服敝則焚之衰亦祭服也焚之
似得或有據禮不當焚云者其說如何
滉所疑亦如來喻但若當焚之家禮何故不言
是未知耳

答金敬夫肅夫 庚午

過詢禫日變服之節所疑果似有之然變服禮
之大節目若果祭而後始變吉服家禮當明言
以曉人豈宜泛然云皆如大祥之儀其無陳服
之文豈不以喪服之漸變者當陳吉服之卽常

者不當陳也耶且旣祭之後改服之節又當何
如而可納主而後變則是不告神以喪畢之故
抑未納主而吉則吉後都無所爲於告神喪畢
之節恐皆未安也嘗觀禮經自禫卽吉其間服
變之節殆有五六周禮文繁乃如此後世固未
可一一而從之故家禮只如此今若以尙有哭
泣之文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素服而祭何如
何如至如上丁 國忌之避不避無所考據尤
不敢輕說只在僉加商度之宜竊恐禫古卜日
以祭其無恒定之日可知退行亥日其或可乎

可一本作加

滉不學昧禮每於誤訪妄有陳獻極知愚僭不
可斥外復此咨問蹈踏尤深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
同宮則葬而后祭祭謂大小祥之祭也喪服
傳曰有死於宮中則三月不舉祭今妹歸夫
家有年以喪來此死於是而殯於是則是同
宮也先妣禫事當爲之三月不舉乎又卒哭
之前四時吉祭似不可行如朔望參謁薦以
時食之類可以行之無礙否

右禮益所難處從古禮則葬前未可舉行審矣

但此等事人家比比有之練祥等祭必依古禮
葬後而行或葬不得以時因此而廢大祭似甚
爲難竟不知當如何亦在僉議善處幸甚

與吳仁遠 彦毅○庚子

發行之後適値連日雨下水路及登陸皆似多
艱失路還鄉本無情興重値此苦未知行色如
何兄來此月久熟視吾事吾之從宦在京其有
樂乎自兄下鄕寂寥尤甚欲觀書則病爲之祟
欲開懷則無與晤言時時目擊庭花以資度日
耳兄之歸也想春釀方熟拍拍盈缸水菜滿盤

山蔽飽雨對齊眉之案皤腹果然飯已扶杖出
門消搖於溪上則綠陰滿地禽鳥和鳴東鄰西
舍惟意所適此樂何極古人云無不足兮奚所
望正謂此也而向觀兄意猶未免得失之嘆何
耶如滉平生事與心違繫祿于　朝如魚中鉤
未能自脫碌碌庸人之爲何足道哉可愧可嘆
向熱惟加愛萬萬

答吳仁遠 甲寅

日馳懷戀使至傳書承審履玆秋熱體況佳迪
忻寫滯鬱滉刑兵兩劇與病作祟今方在告計

至曉間當得就閒但本欲因此間隙乞假南行

而今則八道俱告旱荒救荒之政方急看此風

色雖至秋成受由之禁想必不開則又不諧歸

計也去年雖饑吾鄉則不至甚也今聞赤地無

物門族擧將流離顛踣每一念至不勝籲天之

痛八道中湖南沿海嶺南闔境尤甚云而倭釁

多端難保鯨波之不騰北方自草串構釁之後

一次入寇一次竊發傳聞秋冬必大擧入寇云

故備禦之策　廷中時方騷騷大槩無兵無食

雖有善籌者豈不寒心哉宣寧家享口不可道

諉疑謗之訣

計無所措天下安有如此之事乎皆緣牝晨司禍愚蠢惑邪稔成悖惡至此極也似聞吾兄與趙有介葛未審曾得其事之首末耶今趙門欲脫其妖之罪反誣許士廉爲爭財陷弟云其譎欺欺天乎士廉常時雖不爲無過之人此事則非士廉之所搆十目十手豈可揜乎此事之出數年矣一家恩掩冀欲改革百般譸誘而妖惑捐遭非惟不改益肆其惡終至敗露既露之後妻母及士廉欲令淣圖囑於推官與監司開其生道淣一反覆思之此事爲極難者欲救則[illegible]

欲實則害恩況大罪詞證情節自始至終一言不容僞飾豈請囑所能及哉以是答之實未嘗一紙干圖也今示都事謂滉簡到監司處甚爲驚怪此必都事之誤聞也然於心甚未安扇傳去酷之風藤鼓臨池之興遙荷厚意惟冀衛嗇萬重

與南上舍 弼文○丁卯

兩日論心得所未得多矣且反覆尋繹所纂輯書用功甚深向來所見所聞中未有如此之比歎尚歎尚但於序中稱綱稱目處愚見未穩不

如先說幾目而就目中約之爲幾節如大學平天下章之分節乃爲穩協矣且於卷首大目錄易解法及逐卷各節各目下一一皆云第幾節某目某說乃可使人擧眼便知纂輯之意瞭然故敢用朱筆依右標書以上僭率知罪知罪如於盛意爲可則依樣更寫一二通況亦欲俟更寫了後再借一通來謄寫以看是切是切不宣

與李景昭 文奎○丁卯

近連見子休子中知已外除無事向慰向慰況僅保病軀就中似閒孝思無盡欲於祥禫後仍

不毀廬室以作居室恒處其中朝夕上食[illegible]
前行之不審此禮何所據而然乎若使先王制
禮可不顧而直情行之曾參孝己無除喪罷上
食之日矣以閔子騫之孝除喪而鼓琴切切而
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今君欲行曾閔所不
行之行以爲驚世駭俗之事不足以爲孝適取
譏於識理之君子豈不可惜之甚昔後漢趙宣
以親墓隧道爲室而居其中行喪二十年仇香
按得其服中多生子怒而治其罪今君廬室雖
非隧道之比以事言之亦趙宣之類也世或有

如仇香之賢安知不以爲罪千萬深思速改以就禮制不勝懇望

與尹安東 復○丙寅

昨蒙辱臨弊陋仰感無已未審險路旋旆何如就中有一事失覺察不敢不追白惶恐在前或值忌日待賓自謂以己忌之故待賓以素饌已爲未安若受賓饋肉留爲後日之食尤非所當故例不敢受昨當拜受單時不及致察至暮乃知其中有獐鰒等物如以旣受仍留則非徒前者成虛後難復辭謹遣人奉還二物於下人伏

想俯諒微悃不以爲恠然已不勝其悚汗伏惟
鑑察不宣

答金季珍 彦琚

往者辱書始信被言之由晩入玉堂想非本願則雖旋復罷出何足爲病鄙意但當自反於己吾身果有可毀之實時論當矣如其不然而或出於憎嫌之際於我豈有損乎前者屢進苦言只欲左右勵志於平日以銷釁者悠悠之謗假使更遭誣言語可有恃而不以介懷今見來云不無慨嘆之意何耶松岡重被物論想亦多非

實之言然亦當反躬自省益修德業以期遠大不知松翁自處如何樂官之長吏隱非惡可以優游勉業千萬勿以外事縈心幸甚滉腹中痞脹往往頓劇無復更進都下之期而西樞尚未閑罷愧歎日深邊圉孔棘未知底處古人所遣於身見之奈何奈何惟各珍重以望後日不宣

與禹益之 彥謙○癸亥

滉以先祖丘壠有修治事與族人會奠到此伏見惠賜祭需床具滉以散人敢用官辦以祭先人深所未安而不承厚意亦非所安故不敢辭

往疑枉之誤

謹當如惠方深惶感之至復聞明日城主欲枉駕來見云此則尤不敢當此間事與他會不同衆族皆會數處行祭祭後飲餕非但日力不足羣會之處未免有雜亂紛擾之弊若城主來臨則微末化民等皆不敢預入其於數十年一會羣族之情皆未洽然況雖以得拜顏範爲幸私情所礙有如上所云云者不敢不以披白伏望俯察下懇勉停辱往之勤不勝至仰

答朴上舍 光前 尹秀才 欽中

所諭十寒之云誠然誠然大抵道之浩浩何處

下手惟聖賢遺訓才方是下手處而就其中求其至切至要莫先於朱書苟能以爲終身事業使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不敢廢墜則庶幾得見人生一大歡喜事不但如老謬徒攬虛聲而卒無實得也目錄蒙許寫惠幸甚但此本了之本切勿示人前逸拙句有改動數字別紙呈上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

與奇明彥 大升○己未

別後一向阻閼聲塵歲忽改矣昨見朴和叔寄承附問之及深慰企渴仍想榮歸以來履趣日益珍茂外有變更而內加省養無非進德熟仁之地其樂詎有涯耶滉一昧所向觸事成誤病轉深痼而 恩愈荐加遲迴乞免卒歸於虛空無益工曹雖號無事豈吾養病務耶則行謀引退又不得不爲無狀如此時論尙不以退歸爲

然處世之難一至於此柰何柰何頃者離違旣
見之顧倐如一夢未暇深扣而猶有契合欣然
處又因士友間傳聞所論四端七情之說鄙意
於此亦嘗自病其下語之未穩逮得攷駁益知
踈繆卽改之云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
之發兼氣故有善惡未知如此下語無病否又
聞與王龜齡書古人字誤合爲克字舊疑頓釋
孤陋之所資於博洽者已多於傾蓋之日況得
與相從則何可勝道哉所難料者一南一北或
成燕鴻之來去耳曆日一部呈似可副鄰里之

求欲言多矣遠紙不宣惟愛加重滉頓首

答奇明彥

春初一紙遠付南鴈未幾東歸澤深伏㥜京信且不得時聞況於湖南更在千里外耶中間問知公來都下欲為一書致意而復計公方困一新宰滉亦自困於積病無暇修人事但每以子中之來擬聞公之動靜而子中又遲來及至前月旬時子中俘來始獲承八月望間所書及追寄三月初五日答書幷所著說一篇其為慰釋不可勝云困而反復三書之意見公傾倒於滉

而又令人慨嘆無已也大抵出處去就當自決
於心非可謀之於人亦非人所能與謀胡康侯
所見卓然可法第患平時理有所未精志有所
不剛則其所自決或不免昧於時義奪於顧慕
而失其宜耳今觀來喩之意自謂學未成而遽
出恐仕宦之奪志欲歸而卒究大業爾此乃古
人之所難得而今世之所未見滉所以爲公歎
祉者特深而亦不能不爲公憂且懼也姑以滉
身親經歷者言之滉少嘗有志於學而無師友
之導未必有得而身病已深矣當是時正宜決

山林終老之計結茅靜處讀書養志以全
所求至加之三數十年之功則病者必不希學
者必無成天下萬物如吾所樂何哉顧不出此
而從事於應舉覓官以為我姑試之如或不可
欲退則退誰復絆我初不知今時與古時大異
我 朝與 中朝不同士忘去就禮廢致仕虛
名之累愈久愈甚求退之路轉行轉險至於今
日進退兩難謗議如山而危慮極矣嘗自念山
野之性雖不由爵祿之慕而學不明理昧於時
義一誤其初後雖有悟難於收拾以至此然而

猶有可質於古義者身病如許國人所共見天
地鬼神所共鑑非有託也若在公之身則處之
之難又有甚於滉者旣辱見謀不得不略陳鄙
意公以英拔之氣棟梁之具未出而名播遠邇
始出而一國盡傾長途逸駕發軔伊始而身非
有如滉之病持此欲舍而退藏時人肯舍公哉
時人不舍而已欲舍之愈舍而愈不免雖欲如
病臣之屢乞辭退不亦難乎人之歸責無亦有
甚於責病愚者乎此滉所以爲公憂且懼也是
故爲公之計當其未出世而早決其志則學可

身而道可得雖由是竪赤幟於一世爲吾東方
學者倡蔑不可矣今既不然而應舉覓官矣又
旣屈首忍辱而行免新矣始乃謀之於人欲退
而畢願無乃見事之晩而所謂違俗就已之願
素定於心者恐未可以必得也來喩曰處世之
難亦患吾學之未至耳吾學若至則處之必無
難矣此固切至之言也而所示四端七情說其
所造亦可謂邃矣然而自愚揆之高明之學有
見於正大廣博之域而或未融貫於細密精微
之蘊也其處心制行多得於疎達曠坦之意而

尚欠於收斂凝定之功也故其發爲言論者雖
甚超詣而或不免有出入矛盾之病其所自爲
謀者雖非常人所及而猶未脫於安排前却之
中則其於擔當一大事佩負一大名以處於衝
風激浪之際何可謂無難乎夫士生於世或出
或處或遇或不遇歸潔其身行其義而已禍福
非所論也然嘗恠吾東方之士稍有志慕道義
者多罹於世患是雖由地褊人澆之故亦其所
自爲者有未盡而然也其所謂未盡者無他學
未至而自處太高不度時而勇於經世此其取

敗之道而負大名當大事者之切戒也故爲公
今日之道勿太高於自處勿遽勇於經世凡百
勿太過於自主張身既出世而許　國則何可
專守其退志志以道義爲準則則又何可有就
而無去直以夫子學優仕優之訓爲處身之節
度而精審於義理之所安其行於世則職思其
憂之外常須退一步低一頭而專意於學曰我
學未至何遽任經濟之責乎其違於時則一絲
莫管於外必須或乞閒或圖退而專意於學曰
我學未至靜修進益今其時矣如是久遠爲期

一進一退莫不以學爲主深知義理之無窮常歉然有不自滿之意喜聞過樂取善而眞積力久則道成而德立功自崇而業自廣向之所云經世行道之責至是始可任矣竊觀來喻意在於欲退而滉之言兩持出處之說其無乃見作爲世俗常情同於鄭生之爲公謀者乎鄭生之見固有所未至而其言未知其何知也以滉所見豈不知勸公之高翔遐擧一往不返以應古人隱居求志之義可出於常情之表爲甚快樂也顧嘗聞之朱先生與門人論程子不請俸之

事其意若曰令人若由科目入仕者不得不以常調處之令公既失堅卧於初又非一痾廢於後而入仕由科目則爲公忠謀者安得一切以出世之事奉勸乎或者鄭生之意其亦出於此否乎雖然滉之此言一蹉則入於安常襲故隨俗俯仰之陋必常有不可奪之志不可屈之氣不可昧之識見而學問之力日淬月鍛然後庶可以牢着脚跟不爲世俗聲利威風所撳倒也不然啅無味而無得鑽彌堅而不入少間不免心懶意闌志慮回撓而世俗利害禍福之說又從

都下而書之得不浮沉又未可卜也臨紙耿耿
不能裁悉

別紙

鄙書多處悉之語似乎無端老生更歷世故之
日多自然慮至於此幸勿爲怪愚見此事極一
生辛苦工夫僅可庶幾而舉足之始虛聲先播
於世此古今之通患甚可懼也凡所願所學未
爲實得而人之處我已可駭不以聖賢地位推
之則以聖賢事業責之若不知懼又受而自處
則其名實未副之處不免有文飾蓋覆以自欺

而欺人此勢所必至然則其末之顛蹶何足異
哉故吾儕一爲人所知所譽便是不好消息其
驟有進用於時殊非可喜可願之事若至居要
地爲衆所趨則是決無善後之圖矣公在今日
未必知鄙言之切異時身履其地當思此言願
公留意愼密爲上今日書札往復且可如此若
公柄用巍顯之日散人亦難以此等閑言語往
復矣故罄言之耳

答奇明彥 論四端七情第一書

性情之辯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

但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年鄭
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
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
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
也今者蒙示辯說摘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
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
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
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
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

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滚合爲一說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爲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爲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

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
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
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混稱之
也故愚嘗妄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
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
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
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
孟子旣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

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爲純理而才發爲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爲理之本體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七情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

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爲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喩之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爲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胷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爲周悉而無偏

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
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
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
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
成之中偏指而獨言氣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
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
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
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
淪言之也斯二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
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

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
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中間雖有理弱
氣强理無眹氣有跡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
之自然發見爲理之本體然也是則遂以理氣
爲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羅整菴倡爲理氣非
異物之說至以朱子說爲非是混尋常未達其
指不謂來喻之意亦似之也且來喻旣云子思
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爲剔撥出
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爲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
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

其所二字一本作已

鶻圇呑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喩卽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爲必是而無疑故久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爲無病似不須改也乃敢粗述其區區以請敎焉不審於

意云何若以爲理雖如此名言之際䏚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爲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爲穩當矣如何如何

附奇明彥非四端七情分理氣辯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性情之說也而先儒發明盡矣然竊嘗攷之子思之言所謂道其全者而孟子之論所謂剔撥出來者也蓋人心未發

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而性則無不善情則有善惡此乃固然之理也但子思孟子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別耳非七情之外復有四端也今若以謂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七情發於氣而有善惡則是理與氣判而為兩物也是七情不出於性而四端不乘於氣也此語意之不能無病而後學之不能無疑也若又以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者而改之則雖似稍勝於前說而愚意亦恐未安蓋性之

作發氣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
子所謂四端者也此固純是天理所發然非
能出於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發而中節者
之苗脉也然則以四端七情對舉互言而謂
之純理兼氣可乎論人心道心則或可如此
說若四端七情則恐不得如此說蓋七情不
可專以人心觀也夫理氣之主宰也氣理之
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則固
混淪而不可分開但理弱氣強理無眹而氣
有跡故其流行發見之際不能無過不及之

差此所以七情之發或善或惡而性之本體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惡者乃氣稟之過不及也則所謂四端七情者初非有二義也近來學者不察孟子就善一邊剔出指示之意例以四端七情別而論之愚竊病焉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及論性情之際則每每以四德四端言之蓋恐人之不曉而以氣言性也然學者須知理之不外於氣而氣之無過不及自然發見者乃理之本體然也而用其力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

答奇明彦

滉戊午入都之行極是狼狽而猶爲自幸者以得見吾明彦故也南來屛迹邈無再款之期而馳遡靡已適得子中所傳手書及四端七情說而後喜可知也因修一書略見區區復於四七文字有不能無疑處不敢苟同則亦粗述鄙見以代就正焉蓋所以求直諒之益爲發蒙之地不得不然而其事則殊甚率易也旣而思得鄙說中有一二段未安處當改而未及耳今秋子

中自京下鄉示以吾友所與鄭靜而書兩紙其所論鄙說凡有幾段而向所自覺者亦在其中矣其末云將條析以見報自是渴於承獲者有日千里俾來辱書諄誨副以正謬文字一冊論辯援證至贍且悉所以爲指迷之慮者無餘蘊矣仍審溽收凉進素履請福神相燕超混溥勞無狀平生以病自繞進則有叨冒尸曠之誅退則有稽逋懟負之責而癃老衰篤心目昏眩身若枯藤無復齒人之理過去光陰已不可追雖有朝聞夕可之願無明師彊輔日相策勵但知

從事於殘編敗冊之中管窺蠡測所得非全銖
累寸積隨手消散所以談名義則如繫風捕影
准心迹則若掣肘矛盾雖蒙吾友忠告而善導
之如此其至猶恐無以爲虛受之地服膺之實
而副盛意之萬一也然厚逮不可不條報以求
終誨而鈍根之於文字義理非積日精思不能
有所悟解略觀所論浩瀚微妙茫無涯畔未得
其要領加以連日客至無暇尋繹來使又不可
久留故今且粗修此報而留此辯目以俟後日
柳太浩便人客謝不敏焉其亦可乎抑吾友以

如此博學深造縱之以脩途逸駕自常情言之宜以爲吾事已了方自大自滿之不暇顧乃慊然於外得而慨然於求志殿考之事又適其會天之所以玉成於吾友者何其幸也則往歲鄙書云云皆吾友所已獨得者而非私憂過計之所當及也來書不以爲不當而每言以反復之又可見大度之無不容適言之無不察矣幸甚幸甚出處去就之說有疑於康侯之自決而質之以晦菴之答友果如所喻然晦菴平日定見辟立萬仞不以人言而少有前卻此又不可不

知者耳所云經歷世患之故乃處地處時甚不得已之義而其言太近於老人摧縮眇孱之發其於盛年剛氣若在斥外而乃反深有味於其間非熟於義理審於酬世者能若是乎至若受病根源固非庸醫所能知況可責之以下藥乎雖然嘗聞之朱夫子之言曰知其病而欲去之則只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願吾友勿訪藥於他人卽於此句內求之而痛下砭治則必有神驗非苦口之藥所能及者矣學至則處世無難一條當時謬見實不能無疑於高明之自

處如是今得示方釋然自知不能盡乎人言之失矣兩持出處以下高明之所處所言甚善來書所云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非所以施於老謬而在高明則旣當之耳其中無骨蟲一語眞可以發一大笑此蟲旣不可爲而覆轍又當戒蹈此正投忍之所不敢輕處細觀程叔子朱夫子以至剛大名行於世每事不放過如彼而不嬰於世患者徒以纔遇未安處力辭而得遂其志故也今則此一路旣已絕塞而永廢故一或有之則非唯不聽必至於衆怒羣猜窘逼多端

使不得再有辨避同與爲波瀾而後已焉夫如
是士苟一立於　朝則皆爲中鉤之魚其剛腸
疾惡者多至於不免依阿巽懦者不過相戒爲
模稜容悅之態而已是二者皆可悶也而況蓋
棺之前此事不容中悔發軔之初此聲已覺四
馳德之未崇而遽任經綸覆餗之堦也誠之未
孚而强聒不舍辱身之道也鑑前人之顚沛率
由於此欲此學之專攻莫善於藏左見偶及於
此故前書發之蓋哦之赴燭人不當似之立巖
牆之下以取覆壓自非道理云爾若夫疾病非

如區區之甚而不得已出於世者其盡分盡責各有當然熊魚取舍截有定則所謂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死者出與處何殊觀耶來喻所謂盡誠以聽命者盡之要之能以其從來冀廢之心而堅守此一句終始不變則庶乎其不負所學矣惟吾友勉之以副吾徒之慕望幸甚金河西齊宮玉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域中而放懷物表其初入處多在老莊故中年頗為詩酒所壞為可惜而聞其晚年留意此學近方得見其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間中所得如此甚

可嘉尚而遽爲古人聞來悲痛又非尋常之比也今送其子處慰狀傳致是懇李一齋久聞其名未知其學之如何今蒙示以論太極相與往復之說雖亦未暇參詳猶見其大槩幸甚幸甚其言之得失非區區所及當俟後日獻所疑也但覺有古人所謂但知有己不知有他人之病此不是小病柰何柰何其一二段文義錯者不足論也惟當先去此病然後可與論此學耳滉僭率之甚竊觀左右鍼一齋病處似一一中的而於自家亦似未免微有此患何耶抑滉亦落

在裏許出脫不得故錯認吾友說如此耶當更
詳之王元澤是何如人其言出何書是其何義
後須明以教我懇祈懇祈餘並俟後

答奇明彥 論四端七情第二書

頃承第二書誨諭知混前書語有踈謬失稱停
處謹已修改今將改本寫在前面呈稟可一察其
後乃繼以第二書伏乞明以回敎

改本

性情之辯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
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

年鄭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也今者蒙示辯說摘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

不容無別從古聖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滾合爲一說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源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爲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爲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

善故也至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純以以下舊作以本然之性混今改）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爲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緣

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旣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中朱子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程子謂以下舊作朱子謂本有當然之則則非無理今改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安有在中爲純理而才發爲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顧爲理不爲氣顧爲理以下舊作爲

理之本體今改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本善而以下舊作善惡未定也故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今改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此間舊有與所重三字今去之而言之則謂之某爲理某爲氣何不可之有乎竊詳來喻之意

深有見於理氣之相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爲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胸高著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爲主虛心平氣徐觀其意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爲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爲一而實歸於不相雜乃爲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其必然昔者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

極太極之說此皆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
獨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
目口鼻之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兼指而
主言兼指以下舊作偏指而獨言今改氣也
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
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
論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
是則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
者豈非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辯則
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

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
深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強
理無眹氣有迹之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
自然發見爲理之本體然也是則似遂以理
氣爲一物而無所分矣若眞以爲一物而無
所分則非滉之所敢知不然果亦以爲非一
物而有所別故本體之下著然也二字則何
苦於圖獨以分別言之爲不可乎似遂以以
下舊作遂以理氣爲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
羅整菴倡爲理氣非異物之說至以朱子說

爲非是況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喻之云亦
似之也今改　且來喻旣云子思孟子所就而
言之者不同又以四端爲剔撥出來而反以
四端七情爲無異指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
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鶻圇
呑棗其病不少而如此不已不知不覺之間
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欲
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承示喻卽欲獻愚
而猶不敢自以其所見爲必是而無疑故久
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末

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爲無病似不須改也乃敢粗述其區區以請教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爲理雖如此名言之際欻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爲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爲穩當矣如何如何

前者遠垂辱書副以論誨四端七情書一冊其

不棄愚妄諄諄開曉之意至深切矣會値小兒不克究心悉意於其間輙自徇便粗先作報付回使去後始伺疾病稍間得以玩讀思繹欲窺其緖論之一二則旨意淵深援引浩博馳辭騁辯不窮不測以老人衰耗精力許多義理包羅不得譬如決水於龍門而欲以一葦尋其源流其亦難矣然其積日沿泝之餘若或有得於涓流之末則旣有以見其前說之差又因以發其新知之益學之所資於講論者豈少哉幸甚幸甚所謂說之差者謹已修改錄在前面以稟可

否而所喻首末又欲逐一條對以見區區之意
第以前後諸說盤錯肯綮未易疏別若一一從
本文次第而爲之說則其勢未免於散漫重複
反至於霧昏而榛塞故謹就全篇每條撮其大
要以類相從使略有倫叙因復援之以愚見則
其異同從違之際又有所難齊者焉蓋有來諭
本無病而混錯看妄論者有承誨而自覺已語
有失稱停者有來誨與鄙聞本同而無異者有
本同而趨異者有見異而終不能從者今以此
五者彙分條列如左

第十節氣之自然發見乃理之本體然也來辯

分滉前書爲十二節

右一條來語本無病滉錯看妄論者今改之

第六節七情不專是氣之說

同節中辯曰之二情雖緣境實由中出之說

辯曰之七善惡未定之說

第九節偏指而獨言氣之說

右四條永誨覺已語有失稱停者亦已改之

第一節引朱子語類論心性情三條

第四節引朱子答陳潛室書以明所就而言者

不同

第五節引朱子說第一條明氣與性不相雜

第二條明氣稟之殊天命亦異亦不可不謂

之性

第三條天命之性極本窮原之性

第五條程張始言氣質

第六節引中庸章句 或問 延平說

程子好學論 朱子動靜說 皆明七情兼

理氣

右十二條與鄙聞本同無異 以上不復論

第一節天地之性專指理氣質之性理與氣雜

是理之發固然是氣之發非專指氣

第五節就天地人物上分別理氣不害就性上

論理墮氣中若論情則性墮氣質兼理

氣有善惡分屬未安

第六節辯曰之一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

辯曰之三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不出於氣

辯曰之四非中無是理外物偶相感動　感

物而動四端亦然

辯曰之五旣發便乘氣以行云云　四端亦

氣也

第七節推其向上根原元非有兩箇意思

第九節凡言性不偏指氣云云　七情亦兼理

氣

右八條本同而趨異

第一節同實異名非七情外復有四端　四七

非有異義

第二節泛論無不可著圖離析太甚恐悞人

或云無不善或云有善惡恐人疑有兩情有

二善

第三節如來辯則四七各有所從來非但言之

者不同

第五節引朱子說第四條孟子别言伊川兼言

要不可離

第六節辯曰之五來辯謂七情外感於形氣而

非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

性外之物云云孟子之喜而不寐止豈

非理之本體耶

辯曰之七一有之而不能察

其末論所從來與所主之說之非

第十二節朱子錯認心爲已發之語久後乃悟

仍論理發氣發之語爲偶發而偏指

右九條見異而終不能從　以上皆有論辯

在後

來喻雖縱橫變化往復百折約而言之除其錯看一條外類成四截而四截之中又約而言之不過爲二截而已何者承誨而覺失稱停者固皆本同之類也本同而趨異者卒亦同歸於發不能從者矣請試詳之夫理氣之不相離七情之兼理氣渾亦嘗與聞於先儒之說矣故前辯

之中累累言之如統論性情則曰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如論四端則曰心固理氣之合論七情則曰非無理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是鄙人所見何以異於第二截十三條之所論乎然而未免有第一截四條之差說著口耳之學無得於心而揣摩以爲言所以失於稱停而有病痛此深可恐懼也惟公詳其所改之語則其有得於誨語而旋歸於本同之旨可知耳朱子謂孔穎達非不解撰法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此則君子恕人之論也若混淪舉言

易差如此者乃是心不能眞知之故正當以不知自處而閉口不談可也然既不能無所異而不竟其說則又非講磨求益之道故其前二截同者不論而於後二截者敢論其所以不得者同之意焉夫四端非無氣七情非無理非徒公言之滉亦言之非徒吾二人言之先儒已言之非先儒強而言之乃天所賦人所受之源流脈絡固然也然其所見始同而終異者無他公意以謂四端七情皆兼理氣同實異名不可以分屬理氣滉意以謂就異中而見其有同故二者

固多有渾淪言之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則二者
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氣之不同分屬何不
可之有斯理也前日之言雖或有疵而其宗旨
則實有所從來盛辯一皆詆斥無片言隻字之
得完今雖更有論說以明其所以然之故恐其
無益於取信而徒得嘵嘵之過也

辯誨曰天地之性專指理氣質之性理與氣
雜是理之發固然是氣之發非專指氣

滉謂天地之性固專指理不知此際只有理還
無氣乎天下未有無氣之理則非只有理然猶

可以專指理言則氣質之性雖雜理氣寧不可指氣而言之乎一則理爲主故就理言一則氣爲主故就氣言耳四端非無氣而但云理之發七情非無理而但云氣之發其義亦猶是也公於理發則以爲不可易氣發則以爲非專指氣將一樣語截作兩樣看何耶若實非專指氣而兼指理則朱子於此不應與理之發者對擧而併疊言之矣

辯誨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與氣不害就性上論理墮在氣中若論情則性墮在氣質兼

理氣有善惡分屬未安
滉謂就天地人物上看亦非理在氣外猶可以分別言之則於性於情雖曰理在氣中性在氣質豈不可分別言之蓋人之一身理與氣合而生故二者互有發用而其發又相須也互發則各有所主可知相須則互在其中可知互在其中故渾淪言之者固有之各有所主故分別言之而無不可論性而理在氣中思孟猶指出本然之性程張猶指論氣質之性論情而性在氣質獨不可各就所發而分四端七情之所從來

子兼理氣有善惡非但情爾性亦然矣然安得以是爲不可分之驗耶從理在氣中處言故云性亦然矣

辯誨曰七情亦發於仁義禮智

滉謂此卽所謂就異而見同則二者可渾淪言之者也然不可謂只有同而無異耳

辯誨曰非別有一情但出於理而不出於氣

滉謂四端之發固曰非無氣然孟子之所指實不在發於氣處若曰兼指氣則已非復四端之謂矣而辯誨又何得以四端是理之發者爲不

可易耶

辯誨曰非中無是理外物偶相感動 感物而動四端亦然

滉謂此說固然然此段所引樂記朱子之說皆所謂渾淪言之者以是攻分別言之者不患無其說矣然而所謂分別言者亦非滉鑿空杜撰之論天地間元有此理古之人元有此說今必欲執一而廢一無乃偏乎蓋渾淪而言則七情兼理氣不待多言而明矣若以七情對四端而各以其分言之七情之於氣猶四端之於理也

其發各有血脉其名皆有所指故可隨其所主而分屬之耳雖滉亦非謂七情不干於理外物偶相湊著而感動也且四端感物而動固不異於七情但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耳

辯誨曰旣發便乘氣以行云云四端亦氣也

滉謂四端亦氣前後屢言之此又引朱子弟子問之說固甚分曉然則公於孟子說四端處亦作氣之發看耶如作氣之發看則所謂仁之端義之端仁義禮智四字當如何看耶如以些兒

氣參看則非純天理之本然若作純天理看則
其所發之端定非和泥帶水底物事公意以仁
義禮智是未發時名故爲純理四端是已發後
名非氣不行故亦爲氣耳愚謂四端雖云乘氣
然孟子所指不在乘氣處只在純理發處故曰
仁之端義之端而後賢亦曰剔撥而言善一邊
爾必若道兼氣言時已涉於泥水此等語言皆
着不得矣古人以人乘馬出入比理乘氣而行
正好蓋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途人馬相
須不相離人有指說此者或泛指而言其行則

人馬皆在其中四七渾淪而言者是也或指言
人行則不須幷言馬而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
或指言馬行則不須幷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
情是也公見滉分別而言四七則每引渾淪言
者以攻之是見人說人行馬行而力言人馬一
也不可分說也見滉以氣發言七情則力言理
發是見人說馬行而必曰人行也見滉以理發
言四端則又力言氣發是見人說人行而必曰
馬行也此正朱子所謂與迷藏之戲相似如何
如何

辯誨曰推其向上根源元非有兩箇意思

滉謂就同處論則非有兩箇者似矣若二者對擧而推其向上根源則實有理氣之分安得謂非有異義耶

辯誨曰凡言性者不偏指氣今謂偏指而獨言氣恐未然且辯曰子思之論中和渾淪言之則七情豈非兼理氣乎

滉謂言性非無指氣而言者但鄙說偏獨二字果似有病故依論已改之矣然與七情兼理氣渾淪言者所指本自不同今以是爲鄙說之不

能無出入其實非出入也指旣不同言不得不異耳

辯誨曰同實異名非七情外復有四端四七非有異義

況謂就同中而知實有理發氣發之分是以異名之耳若本無所異則安有異名乎故雖不可謂七情之外復有四端若遂以爲非有異義則恐不可也

辯誨曰泛論曰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固無不可著圖而置四於理圈置七於氣圈離

析太甚誤人甚矣

滉謂可則皆可不可則皆不可安有泛論則分二發而無不可著圖則分二置而獨爲不可乎況圖中四端七情實在同圈略有表裏而分註其旁云耳初非分置各圈也

辯誨曰或云無不善或云有善惡恐人疑若有兩情有二善

滉謂純理故無不善兼氣故有善惡此言本非舛理也知者就同而知異亦能因異而知同何患於不知者錯認而廢當理之言乎但今於圖

上只用朱子說故此語已去之耳
辯誨曰如來辯則四七各有所從來非但言之者不同也
滉謂雖同是情而不無所從來之異故昔之言之者有不同矣若所從來本無異則言之者何取而有不同耶孔門未備言子思道其全於此固不用所從來之說至孟子剔撥而說四端時何可不謂指理發一邊而言之乎四之所從來旣是理七之所從來非氣而何
辯誨引朱子說孟子剔而言之伊川兼氣質

而言要不可離

渾謂公之引此蓋言性之不可離以明情之不可分耳然上文所引朱子說不曰性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云乎妄意朱子就孟子剔言伊川兼言處而言則曰要不可離卽渾所謂異中見其有同也就性在氣中而言則曰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卽渾所謂同中知其有異也

辯誨曰來辯謂七情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本體則甚不可若然者七情是性外之物云

云孟子之喜而不寐止豈非理之本體耶
滉謂當初謬說謂安有外感則形氣而其發爲
理之本體耶云者言當其感則是氣而至其發
則是理安有此理耶但覺語有未瑩故已改之
矣今來誨變其文直曰外感於形氣而非理之
本體則既與滉本意遠矣而其下試之曰若然
者七情是性外之物然則朱子謂七情是氣之
發者亦以七情爲性外之物耶大抵有理發而
氣隨之者則可主理而言耳非謂理外於氣四
端是也有氣發而理乘之者則可主氣而言耳

非謂氣外於理七情是也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礙故理之本體渾全常人之見親而喜臨喪而哀亦是氣順理之發但因其氣不能齊故理之本體亦不能純全以此論之雖以七情爲氣之發亦何害於理之本體耶又焉有形氣性情不相干之患乎

辯誨曰來辯謂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不得其正而必發而中節然後乃謂之和則是七情者冗長無用甚矣而一反爲心害矣

謂此處前說語意失其先後故有病今謹已改之爲賜甚厚但來誨又斥一有之而不能察之語以爲此乃正心之事引之以證七情殊不相似此則似然而實不然也蓋此雖正心章而此一節則以喜怒憂懼之不可有諸心下說心之病使人知病而下藥耳非直說正心事也夫四者之所以易爲心病者正緣氣之所發雖本善而易流於惡故然耳若四端之理發則何遽有此病乎又何得謂心有所惻隱則不得其正心有所羞惡則不得其正云爾耶定性書曰人

之心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云云夫所謂易發而難制者是爲理耶爲氣耶
爲理則安有難制惟是氣故決驟而難馭耳又
況怒是理發則安有忘怒而觀理惟其氣發故
云忘怒而觀理是乃以理御氣之謂也然則滉
之引此語以證七情之屬氣何爲而不相似乎
同上節末段論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之
說之非又云所辯非但名言之際有所不可
抑恐於性情之實存省之功皆有所不可

滉謂所從來及所主之說因前後辯論而可明
不必更論於此若其名言之際性情之實毫忽
未安處或因於承誨或得於自覺已謹而改之
矣已而看得未安處旣去則義理昭徹分明歷
落八窻玲瓏庶無有含糊鶻圇之病矣其於存
省之功雖未敢僭云恐未至大不可也

辯誨謂朱子錯認心爲已發之語久而乃悟

仍論理之發氣之發一語爲偶發而偏指

滉謂觀公此段語意若以朱子此說爲未滿足
此尤未安也夫程朱語錄固未免時有差誤乃

在於辭說鋪演義理肯綮處記者識見有未到
或失其本旨者有之矣今此一段則數句簡約
之語單傳密付之旨其記者輔漢卿也實朱門
第一等人於此而失記則何足爲輔漢卿哉使
吾友平時看語類見此語則必不置疑於其間
今旣以鄙說爲非而力辯之而朱子此語乃滉
所宗本則不得不併加指斥而後可以判鄙語
之非而取信於人故連累至此此固滉僭援前
言之罪然滉於吾友此等處雖服其任道擔當
之勇得無有不能虛心遜志之病乎如此不已

無乃或至於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之弊
顔子有若無實若虛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
我之有間不知還有如此氣象否朱先生剛勇
百世一人然必覺己見有誤處己言有未安處
無不樂聞而立改之雖至晩年道尊德盛之後
猶然豈嘗纔發軔於聖途而已向吾無間然上
坐在耶乃知眞剛眞勇不在於逞氣張說而在
於改過不吝聞義卽服也

後論

竊觀辯誨之文盛言大論疊見層出博識高見

曠絕常情區區不勝其望洋向若之歎而管窺所不能無疑者謹已具稟於前矣後論餘誨愈藥尤切益荷君子愛人無已之盛心也其中以理氣二字分註虛靈字下滉雖存靜而本說亦固疑其析之太瑣每看到此句濡毫欲抹者數矣尚喜其創新而止今得垂曉釋然於心亦當告靜而抹去矣但於其他諸說則亦未免有同有異不能以盡相從也其所引朱先生答胡廣仲胡伯逢書及性圖三條皆不過明四端七情非有二之義此卽前所謂渾淪言之者滉非不

知此惟以七情對四端則不得不分而言之耳前說已盡不煩重論至其論虛靈處以虛爲理之說則亦有所本恐未可以分註二字之非併與此非之也今且就所引數說而論之朱子謂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則是謂虛而實耳非謂無虛也謂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則是謂無而有耳非謂無無也程子之答或人曰亦無太虛而遂指虛爲理者是亦欲其就虛而認實耳非謂本無虛而但有實也故程張以來以虛言理者故自不少如程子曰道太虛也形而上也張

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朱子曰形而上底虛
渾是道理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
知此之類不勝枚舉至於朱子論無極而太極
處亦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
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
爲萬化之根嗚呼若此之言可謂四方八面周
徧不倚攧撲不破矣今徒欲明理之實而遂以
理爲非虛則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論皆可廢耶
大易之形而上中庸之無聲無臭其與老莊虛
無之說同歸於亂道耶公慮虛字之弊將使學

者看爲虛無之論而淪於老佛之域滉亦慮不
用虛字膠守實字又將使學者想像料度以爲
實有無位眞人閃閃爍爍地在那裏看也且四
端亦有不中節之論雖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
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從仁義禮智上發出
底說來以見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今必
欲舍此正當底本旨而拖拽下來就尋常人情
發不中節處滾合說去夫人羞惡其所不當羞
惡是非其所不當是非皆其氣昏使然何可指
此儱侗說以亂於四端粹然天理之發乎如此議

此語之語一本作意

論非徒無益於發明斯道反恐有害於傳示後來也滉前謂公所見有似於羅整菴理氣非二物之說此則滉妄說也今竊瞷公意非如整菴之誤但於四七之分則不過憂其位置之離析將使不知者認作二情理虛之論則不過憂其語淡於空無將使不知者向別處走此語非不善矣然而鄙見以爲凡建圖立說固爲知者而作不當爲不知者而廢也若爲不知者而慮其分析之弊則濂溪之圖不應挑出太極圈在陰陽之上矣既有在上之太極不應復有在中之

太極矣五行之圈又不應置在陰陽之下矣若
其虛無之弊則太極之眞實無妄濂溪不應曰
無極矣道與性與太極之實程張朱子不應皆
以虛言之矣後來諸儒果謗濂溪圖說者紛紛
而起向非朱子論著發明之力其廢而不行久
矣試玩朱子圖解後論定諸人辯詰處則可見
不妨分析之意何必過憂於流俗之弊乎吾所
謂虛虛而實實非彼之虛吾所謂無無而有非彼
之無何必過憂於異端之歸乎是故在滉讀書
之拙法凡聖賢言義理處顯則從其顯而求之

不敢輕索之於微微則從其微而究之不敢輕推之於顯淺則因其淺不敢鑿而深深則就其深不敢止於淺分開說處作分開看而不害有渾淪渾淪說處作渾淪看而不害有分開不以私意左牽右掣合分開而作渾淪離渾淪而作分開如此久久自然漸覷其有井井不容紊處漸見得聖賢之言橫說竪說各有攸當不相妨礙處其或以是自爲說則亦庶幾不戾於義理素定之本分如遇見差處說差處因人指點或自覺悟而隨手改定亦自快愜何能一有所見

遽執己意不容他人一喙耶又何得於聖賢之言同於己者則取之不同於己者則或强之以爲同或斥之以爲非耶苟如此雖使當時擧天下之人無能與我抗其是非者千萬世之下安知不有聖賢者出指出我瑕隙覷破我隱病乎此君子之所以汲汲然遜志察言服義從善而不敢爲一時鬪勝一人計也所云近世名公鉅人爲此學者未免多襲於俚俗相傳之語是則不可謂不然矣滉山野樸學於其相襲之說專未習聞往年忝 國學見諸生所習率用其說

試從而廣求得之合衆說而觀之誠有不可曉處多有悶人意處錯看鑿認拘辭曲說其弊有不可勝救者獨未見所謂四端七情分屬理氣之說今圖中分屬本出於靜而亦不知其所從受者其初頗亦以爲疑思索往來於心者數年而後乃定猶以未得先儒之說爲慊其後得朱子說爲證然後益以自信而已非得於相襲之說也而況胡雲峯之說止論性情心意而非有理氣之分自與四七分理氣者所指各殊定非鄙說所從出也由是言之四七之分乃滉過信

朱子說之故耳來誨乃以爲出於俚俗而歸罪於雲峯竊恐不獨雲峯先生不甘引過而近世諸公亦必稱寃不已於斯也來誨又痛詆理虛故無對無對故無加損之語今詳此語之病只在無對故三字今當改之曰理虛故無對而無加無損如此則似庶幾矣然公所詆不在語病而專以其語爲出於謬妄之見滉竊以爲此乃看理到解悟處說理到極至處在滉則積十年之功僅得其髣髴而猶未能眞知故有語病如此在公則一筆勾斷於立談之頃人之有智無

智何止於三十里而已耶此何可復以口舌爭耶只當爾月斯征我日斯邁又積十餘年之功然後各以所造看如何彼此得失於此始可定耳抑愚聞之道同則片言足以相符不同則多言適以害道吾二人所學不可謂不同矣乃不能相符於片言而多言至此誠恐未有以發明而反有所撓害也雖然亦有二焉其心求勝而不揆諸道者終無可合之理只待天下之公論而已志在明道而兩無私意者必有同歸之日此非達理好學之君子不能也況老昏如此深

儕學退私勝而妄爲無益之言以自外於切偲之導惟願恕其僭而垂仁終幸焉

別紙

卷末錄示與李金兩君論太極書五六道往復辯難足以發人意思開人眼目況在此人無背與之講學或有一二同志亦未免從宦奔走白首爲夫離羣索居恒抱鈍滯之憂今因見此乃知湖南有如此人物議論實乃吾東魯鮮見之事深用歎慕不任傾馳若其論之是非得失則昔之羣賢皆有一定之說非今日之所當爭而

公之擧似一齋以辯明微義者皆已得之湛翁雖只有寂寞數語亦已見其大旨况何敢更冒入於是非林中耶但一齋公隱居樂志篤於自信如此誠可嘉尚然觀其識趣議論不能無病亦在夫過於自信堅於自用而已且太極陰陽道器之別聖賢發明不啻如衆曜之麗乎天斯人也其初旣不能細心耐煩硏精微密只就圖說上略見一箇影象掇取數句緖論遽執以爲定見謂天下道理不過如此已非善爲學者今也又不肯因人攷已惕慮自反謙所以弘德廣

業者考諸說之同異商彼此之得失質之以往哲之言參之以事理之實濯去舊見以發新知顧乃力主前說强辯自是於古人言語不復思繹於他人說話一向揮斥更不讓與他人一頭地更不知虛心遜志擇善求益之爲何事夫所貴於自信之篤者爲其聞正道而固守之耳今則所見如是之差而自守如是之固豈不爲可惜耶自古有所謂賢智之過而不屑於學問者在所不論其或從事於學者率多有自喜欲速之弊自喜則不聽人言欲速則不究衆理如是

而望其入道積德以近聖賢之門墻豈不知却
步而求前乎蓋嘗深思古今人學問道術之所
以差者只爲理字難知故耳所謂理字難知者
非略知之爲難眞知妙解到十分處爲難耳若
能窮究衆理到得十分透徹洞見得此箇物事
至虛而至實至無而至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潔潔淨淨地一毫添不得一毫減不得能爲陰
陽五行萬物萬事之本而不囿於陰陽五行萬
物萬事之中安有雜氣而認爲一體看作一物
耶其於道義只見其無窮在彼在我何有於町

畦其聽人言惟是之從如凍解春融何容私意之堅執任重道悠終身事業安有欲速之爲患哉假有初間誤入一聞人規便能自改而圖新安忍護前而無意於回頭乎誠恐循此不變處而論道則惑於後生出而用世則害於政事非細故也其以博覽考亭書爲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邊可知公之報書所以正其偏而砭其病者得矣而其復書又云聖學只在四書而尤主於大學此固至言而其落在一邊之病仍見於此然則公所謂交修之地之言終不

入於一齋之耳歟此深可歎息雖然在人則知
之在己則不知乃恒物之大情若吾輩名爲學
道而猶不免此病則豈曰有得於學力著哉以
滉觀之一齋之據徑約一邊而譏誚務博固爲
大病若吾友之學似不免騖於該博而忽於斂
約如何如何滉於吾友尚未窺其涯涘而率然
發此語或蒙恠訶未可知也然只看今來辯書
之文眞莊子所謂猶河漢也而其於至親切至
精約處疑若有一重膜子未徹處也願兩公各
勿以所長自矜而惟攻人之短皆務反身自考

以矯其所偏使交修之言不墜於地則幸甚至
姬謬拙少不讀書而老昧存心欲博則聰明不
及欲約則精力已耗徒知人病而不知己病悵
悵於二者之間而不得與於交修之末是懇是
懼尚冀吾友不卽鄙外時惠策勵以畢麗澤之
義無任懇懇之至

晦菴宿梅溪館詩如所戒寫呈但讀示喻知深
剔兩斧斤之爲害欲消除防檢以免於坑塹之辱
此意甚善顧滉乃是十許年前坑塹中人耳至
於老病摧頹始得抽身出來猶且時時有暮歸

欲一本作慾

害攙之病常自懍惕以尋見墮落為戒何暇為
公謀耶而況凡告人之道必積厚於己然後其
言有力而能動人安有自身未大相遠而言能
動人者哉然既以道義相待不容默然於相規
之間敢欲獻忱亦不須別立話頭只以令寫去
銘詩為法足矣蓋知尊德性則必不忍褻天明
慢人紀而為下流之事知收放心則必勉於持
敬存誠防微愼獨而窒其欲守其身矣雖然人
慾之險乃有以拄天地貫日月之氣節一朝摧
銷陷沒於一妖物頰上之微渦取辱至此為天

下詬笑如胡公者其可畏如此故朱夫子尚云
奇一生於虎尾春氷而常持雪未消草已生之
戒在我輩當如何哉言之不盡請以戰喩滉之
於制欲如敗軍之將憤回溪之垂翅堅壁清野
枕戈嘗膽厲兵誓士而敵自不至其或遇敵或
多設方略不與交鋒而坐銷西羌之變或不得
已至於用兵則當鑿城怒牛一舉而掃盪燕寇
斫樹發弩須刻而殪死窮龐可也如公則自負
萬人敵之氣多多益辦之略居四散四戰之地
日與勍敵相遇將反驕卒反惰師律不嚴或與

之湓抑雖幸而克之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更迭無已兵安得不疲氣安得不餒至此則其爲謀必出於下策以爲當持和戰並用之說或拔士王畿以赴戍申之役或運米枋頭以濟符至之飢則吾恐超乘之勇蓋未可恃而隸楚之兵已入於郢都矣故爲公計莫若濟河焚舟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無還心乃可以成功也

滉聞中嘗讀武夷志見當時諸人　和武夷櫂歌甚多似未有深得先生意者又嘗見劉槩所刊

竹櫂歌詩註以九曲詩首尾爲學問入道次第
而竊恐先生本意不如是拘拘也近有茂長卞成
溫嘗學於金河西云遠來相見見示河西所作
武夷律詩一篇亦全用註意不知公尋常看作
如何又況嘗和櫂歌極知僭妄而不敢有隱於
左右今錄寄呈望賜訂評其中第九曲有二絕
其一用註意者舊所作也後來反復其更覓除
是等語意似不爲然故又別作一首不知於此
兩義何取何舍蓋九曲乃是尋遊極處而別無
奇勝若因其無勝而遂謂遊事了訖則與盡意

闌而向來所歷奇觀都成虛矣故末句云云意若勸遊人須如漁人尋入桃源之境則當得世外別乾坤之樂至是方爲究竟處不但如今所見而止耳乃旣竭吾才後如有所立卓爾處亦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然則此處及八曲所謂莫言此地無佳境自是遊人不上來之類可作學問造詣處看矣然註家於八曲云已近於下學旣以九曲爲深淺次第而至八曲方云已近於下學則其前所學何事耶九曲註優入聖域而未始非百姓日用之常夫豈離人絕世而有

甚高遠難行之事哉此言非不美索與更覓[illegible]
是等語不應如何如何若曰漁郎更覓以下非
吾學當如是謂索隱行恠之徒有如是者云乃
非彼而喩我之辭耳則似近然則本註所謂此
景非人間所多得者又非矣愚憯莫適所從垂
示爲望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退 十